尘世中的清凉与芬芳

——读《金蔷薇》

金利英/文

很多年以后，重读苏联作家康·帕乌斯托夫斯基的《金蔷薇》，内心依然充满按捺不住的欣喜。

《金蔷薇》不仅仅是一朵由金粉融合而成的玫瑰，它是一个梦，是尘世中的清凉与芬芳。弗洛伊德曾说，倘若没有梦的疗慰，人人非患神经官能症不可。读《金蔷薇》，便是对想象最大程度的信任。在作品中，你可以看见世界的色彩，听见天地间的音响，感受人心的憧憬与战栗。

一

很多人说，这是一本关于文学创作的书。的确如此，但它并不止于此。作者在阐发一个个问题时并无情节上的依存与连续，却不会让你觉得结构松散、内容庞杂。阅读中，你更多感受到的是作者诗情画意的笔触，以及对文学事业、对祖国、对人民、对自然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锲而不舍的追求。

书中许多有关创作的观念与体验，也能引起普通读者的共鸣。如作者在《几朵木花》中思考的问题：人们怎么会开始写作？最初是什么促使一个人拿起笔，并且至死不再放下？最难忘的莫过于回想这一切是何时开始的。若真要追溯，也许从童年时期就开始酝酿了。在这篇文章中，作者毫不掩饰地描述了自己中学时代追求华丽而空泛的诗句，醉心于音韵。那时，他笔下的诗歌多与海有关，尽管当时对海还一无所知。不久，他不再写诗，因为他明白那些徒具形式的作品，不过是“涂上了好看颜色的木花”，是镀金的纸箔。放弃诗歌后，作者写出了第一篇短篇小说。相对于后文中许多文学创作的经典桥段，《几朵木花》似乎有些平淡，但对作者而言却不可忽略。他在文中坦言，至今不会为此咒骂自己。我想，正是这些早年的经历为他积蓄了一段可贵的精神状态。

再来看看作者如何创作他的第一篇小说。那年暑期，他住在一家客栈，接触到一个不被允许的爱情悲剧。男方是犹太人约夏，身材矮小，红发，讲话尖声尖气，满脑子怪念头。女方是信奉正教的赫莉斯嘉，眼睛湛蓝，辫子金黄，温柔苗条，“哪怕沙皇本人见了，也准会害相思病。”然而，这两个在世俗眼中毫不匹配的人却走到一起，最终以悲剧收场。作者在了解整个经过后，决定以赫莉斯嘉的身世为主题写一篇“真正的短篇小说”。尽管呕心沥血，初稿却显得苍白无力。反思之后，他发现小说通篇用的都是别人的话，而且过于关注爱情，忽略了小镇残忍的习俗。在这篇作品中，他已“安插不进”典雅华丽的辞藻——小说要求的是真实与质朴。然而，修改后的小说仍被编辑拒绝。直到次年春天重读，他才发现问题，于是再次重写，最终获得认可。就这样，作者第一次认识到：对作家来说，最重要的是，在任何作品中，甚至是一篇短短的小说中，都要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，从而表达自己的时代与人民。

在后续的《闪电》《作品人物的反叛》《心灵的印痕》等篇章中，作者以清新隽永的语言，分别讲述了创作过程中的关键要素：构思、人物、语言、细节、想象等。这些内容给创作者以启发，给阅读者以深思。而书中记录的许多名作家的创作习惯，也让读者感受到贴近生活的气息。

二

《金蔷薇》之所以吸引我，更在于它作为一篇篇散文，美得不可方物。这种美不同于《烟雨霏霏的黎明》中那冷风凄雨间淡淡的忧伤与渺茫的憧憬，也不同于《雪》中雪后初晴时归人明朗的期许。《金蔷薇》是超越苦难的温情，是人间的避难所，是人生画面上最梦幻也最真实的一笔。正如作者所说的“第二种生活”，即存在于愿望与想象之中、未在现实中实现的生活。

最让人动心的是，书中对景物的描写。很少有人能将风景写得如心底流淌的乐曲，缓缓道来。没有扣人心弦的情节，读后却总有“与君初相识，犹如故人归”的喜悦与满足。

在描写森林时，即便是这个词汇，在作者心中也十分具体：遍地青苔的密林、潮湿的林莽、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的树木、霉烂树叶与朽烂树桩散发出的似碘酒般的气味、淡绿的暮色以及无边的寂静……

在林边小道上可以看到标桩，“几乎总有好几只蝴蝶并拢翅膀，停在上头晒太阳，蚂蚁则在上面忙忙碌碌地跑来跑去。”在这里，你可以做一些“无聊的事”：“在标桩附近要比林子里暖和些（也许这只是错觉），于是我总会坐下来歇口气，背靠标桩，一边聆听树梢的轻喧，一边仰望天空。待在林班线上，能清楚望见天空。镶着银边的云朵缓缓飘浮。”在这样的地方，“就算坐上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，也未必能见到一个人。蓝天和白云同森林一样，同俯向灰化地面的风铃草枯萎的蓝色花萼一样，同我们的心底一样，都沉浸在午间的宁静之中。”

再如作者笔下的“霞光”，被他视为俄语中最美的词之一。你不得不惊叹于他如此细腻的表述：人们念这个词时总是轻声细气，甚至难以想象能用大喊大叫的声调去念它。因为它贴近更残漏尽时的岑寂，这时乡村果园树丛上空泛起清澈如洗的淡蓝色晨光。民间用“麻麻亮”形容这个时辰。霞光初升，启明星低悬大地，熠熠闪光。空气洁净如泉水。

在物质充裕的现代，许多人的内心却焦躁不安。有人选择将目光投向远离尘嚣、未被文明侵染的大自然，但这显然有些奢侈。雨果曾说，脚步不能到达的地方，眼光可以到达；眼光不能到达的地方，心灵可以到达。当你捧起《金蔷薇》，或许就能找到一束宁静之光。

三

《金蔷薇》中，作者也表达了许多关于散文的精彩见解。例如他认为，真正的散文自有其节奏，必须沉浸在风景描写之中。而作者本人的创作，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体现。细细读来，这是一本能让人沉浸的书，首先源于作者沉浸式的表达。

总之，《金蔷薇》不只是一部创作经验谈，更是生活的启迪，是充满了敬畏与爱的生活本身。作者笔下，世间并非只有温柔与羞涩，也有忧郁与丑陋。文中那些因亵渎感情而酿成的悲剧，恰恰从另一角度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世间不是没有风雨，不是没有黑暗与痛苦。《金蔷薇》透出的是一种经历复活之后的欢欣气息，是尘世中的清凉与芬芳。

读《金蔷薇》，犹如站在沙丘顶上，松林明亮，洒满阳光，可以望得很远，很远。

风云变幻中的历史沉思

——读《崖山》

诸宇璨/文

张明扬的《崖山》以十二个地名为经纬，细致勾勒了从1234年“端平入洛”至1279年南宋灭亡的近五十年历史。此书并未遵循传统时间顺序叙事，而是通过空间转换引领读者深入历史现场，移步换景，在蔡州、钓鱼城、临安、上都、崖山等具体地点中感受历史的厚重与生动，体现出作者独特的历史叙事手法。

在人物塑造上，张明扬展现出深厚功力。他笔下的忽必烈并非单一的征服者形象，而是一个既尊重汉族文化又坚持蒙古传统的复杂人物。书中提及忽必烈在汉地广泛结交许衡、姚枢、郝经、刘秉忠等儒士，不仅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，更深入理解汉族文化精髓。作者通过忽必烈“治大国若烹小鲜，非精通汉法不可”的感慨，细腻呈现其文化认同与政治抉择的矛盾性。对文天祥的描写也避免了简单的忠烈符号化，而是通过其抗争与牺牲，展现乱世中个体的人性与气节，使读者感受到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。

《崖山》的史观值得特别注意。张明扬在《后记》中阐明其核心方法：可以有民族主义叙事但避免单一民族叙事，可以有南宋视角但避免南宋中心主义，可以有道德评判但避免“奸臣史观”。这一自觉的叙事意识，使全书突破传统历史书写的局限。例如对贾似道的评价，作者并未简单归咎于个人道德缺失，而是客观分析其才能与局限，指出南宋灭亡是制度痼疾与朝廷腐败等多重因素的结果，并非一人之过。同样，在分析“端平入洛”之战时，作者详细交代了政治军事背景，指出南宋朝廷准备不足却仓促出兵，最终导致战略失败。

本书语言简洁生动，意象丰富，激发阅读兴趣。各章标题如“蔡州：南宋的怨念”“钓鱼城：蒙哥之死”，既点明主题又引人入胜。谋篇布局颇具匠心：有的开门见山，如“临安：寡妇孤儿亦被人欺”直述都城陷落的悲惨；有的则层层递进，如“上都：两个大汗”通过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斗争，揭示上都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。作者还巧妙运用插叙与倒叙，如在描述崖山海战时，先从战后满目疮痍的海面切入，再回溯战前准备与战斗过程，增强叙事张力。

章节结尾处常有点睛之笔，既总结内容又引发深思。“崖山：最后一战”结尾写道：“崖山之战的硝烟已散，但历史的回声却久久不散。我们了解崖山，是为了看见，崖山之外，是更大的世界。”此句深刻揭示了历史反思的现实意义。“零丁洋：遗民文天祥”则以文天祥《过零零洋》诗作结，引导读者思考在时代洪流中如何坚守信念与气节，使历史思考具有现代启示。

《崖山》最引人深思的或许是其提出的“崖山之外，是更大的中国”这一命题。作者通过宋元更替的历史表明，南宋王朝的终结并不等于华夏文明的灭亡；相反，作为蒙元征服欧亚大陆的附带效应，华夏文明核心区增强了与亚洲乃至全球其他地区的交流，“中国”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内涵与影响力实际上持续扩展。这种超越王朝更替的文明史观，为我们理解中国历史提供了更加开阔的视野。

《崖山》以独特体例、深刻内容、严谨考证与生动文字，呈现了南宋末年至元朝初年的历史画卷。它不仅是历史著作，更是思考历史与人性的佳作。无论是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，还是对人性有深刻洞察的读者，都能从中获得共鸣与思考。张明扬通过这本书证明，历史写作可以在学术严谨性与叙事艺术性之间找到平衡，为大众历史写作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范本。

通感天地的永恒意象

——读《夜航船》有感

郑凌红/文

每一本书，都能常读常新。难的是，我们做不到常常回头。

很多人能忍受生活的苦，唯独受不了读书的苦。可是，在我看来，每一次与文字的擦肩都值得回眸一笑，前提当然是要只争朝夕，不舍昼夜。

持久的喜欢，才可称之为热爱。《夜航船》摆在我的书架上已经很多年了。因为书破旧了，便断断续续买了几个不同出版社的版本，有时候出门带一本，仿佛自己成了一位“博物学家”。

喜欢张岱，正如《夜航船》总是在夜间给我最强大的指引。它并非只是一部供人消遣的杂学著作，更像是一面被时间精心打磨的铜镜，映照出中国文人精神世界的繁华与荒芜。在我看来，这本书体现了作者对世界的看法、对人生阅历的梳理，以及对万物的“好奇心”。人总是有好奇心，而当这样的心理被丰富的知识所滋养，这该是读者的幸运。多少年来，这本书被不同的人反复翻阅，终究成了“一千个读者，一千个哈姆雷特”。

它以星象、地理、人物、考古、草木花卉、礼乐科举等二十大类、125个小类、4000多条目，编织成一张庞大的知识网络。然而，这张网络的编织方式本身便是一种无声的宣言。张岱将“天文部”置于卷首，“礼乐部”紧随其后，这种编排绝非随意，它遵循的是“天道—人道”的传统认知秩序。但抛开这样的“有意识”，耐人寻味的是，在庄严的星象仪轨之后，他安放了“日用部”这样的实用知识；在圣贤经典的间隙，他保留了诸多光怪陆离的民间传说的骨架和血液。书中那些看似随意罗列的词条，实则暗合“无用之用”，构成了一幅晚明文人精神世界的微缩景观。他们对宇宙的好奇、对历史的执迷、对人物的品评、对器物的玩味，无不体现着经验性的知识采集、逻辑严密的体系构建和趣味导向的系统整合。

曾国藩说：顺境不惰，逆境不馁，以心制境，万事可成。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程，但我们需要抵御时光的侵蚀，坚守初心，坚韧不拔，才有可能用初心换舒心，用倦意换诗意，用不寻常的过程，走向光亮的终点。

“天下学问，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。盖村夫俗子，其学问皆预先备办，如瀛洲十八学士，云台二十八将之类，稍差其姓名，辄掩口笑之。彼盖不知十八学士、二十八将，虽失记其姓名，实无害于学问文理，而反谓错落一人，则可耻孰甚。故道听途说，只辨口头数十个名氏，便为博学才子矣。”……从这一点上来说，张岱实现了对自己人生的“光亮”呼应。他通过自己的经历，隐约传递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认知求索与困境。尽管以当代的眼光看，张岱笔下那些琳琅满目的“学问”，不乏停留在鉴赏、品评、记忆的层面，少有批判性的审视与创造性的转化。但是，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与社会发展来看，他则代表了一种先驱力量，拥有将知识推向怀疑与重构的勇气，更是笔者眼中“胸怀天下”的古剑陶庵老人。

平淡中见奇趣，语言通脱自成一格，给读者以心领神会、如琢如磨之快意。这样的境界，正如余秋雨所评，他“把深涩嶙峋的思考淬炼得平易可感”；也贴近郑振铎赞其“才情奇肆，一腔悲愤付于字里行间”。

一本书，最大的功效便在于让人忍不住想起它，或者说无论岁月变迁，总不会忘记它，会常去翻一翻。在信息爆炸的今天，强大的“信息流”总难免让我们每个人都仿佛置身于更大的“夜航船”中，由此忽略了对一个时代、一个人物在广袤世界里幽微之处的收集与“提灯夜游”。在我看来，这是更远处投射来的光亮。只是我们在品读时，在面对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涌来的鱼和水时，如何避免成为那个只会伸脚炫耀的浅薄书生，如何让知识真正内化为思想的力量，这或许是张岱留给我们的永恒叩问。

作为当仁不让的散文家，张岱的“博物”，实则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潜心于文字的最佳理由：所有的经历都可以成为笔下某一刻的鲜活，而这些“某一刻”会成为精神世界通感天地的永恒意象。

经典的妙处，或许在于：每一个角度，都能扩大你思维的疆域。

地址:横湖中路161号 邮编:317500 广告发布登记证:温市监广发3310078号 全年订价:258元 印刷单位:台州日报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地址:椒江区纬一路98号 中国邮政温岭分公司发行 投递、投诉热线:86142666 打击虚假新闻举报电话:86144005 值班编委 李淑敏